

順  
心  
理  
論

才  
五

三百九十七  
逐五

50690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

逐

尊者眾賢造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辯本事品第一之五

又上座言火界或少或不增強即名為冷所以者何於彼無日或去日遠便有冷故又如極大炎熱起時無別少分所造觸起同許唯有火大增多熱減少時亦應如是無別少分所造觸生應許唯是火大減少若別有冷亦應許有別所造觸非煖非冷是故定無冷所造觸非火界少或不增強即名為冷現見冷觸所損害者火界增時能攝益故損害因增轉應損害誰有智者作如是執被少火害歸



投大火若謂彼由匱乏火故有損害者理必  
不然定有餘因能損害故謂火少故有餘冷  
增能為損害非即由火由此准說冷攝益者  
謂為少因所攝益者此因若增轉應攝益是  
故彼論非為應理又彼所說熱增減時無所  
造生唯即火者亦不應理現見二法更互相  
違一法增時餘法減故如能斷道與所斷惑  
非道增時無別惑起例道退位無別惑生又  
冷生時和合異故謂水風界增盛聚中有冷  
生因非由火界不應就火增盛為難又執火  
界少為冷者彼雪聚中火微極少不應於此  
冷微極多智不應言如如火界漸漸微少如

是如是火界轉多為應理論彼執冷火無別體故不可金少即為非金故有別物異諸大種由火界減彼物體增是所造觸說名為冷有執此宗謂有大種增生冷觸冷觸即是此大種者理亦不然冷與水風相各異故又二物成體應是假便應不為身識所緣以非冷煖無別性故例無別冷理亦不然彼即冷等下等品類分位別故有餘師說冷等唯用煖無為體此亦不然品類異故猶如煖等不容無法有異品類或應地等用無為性謂亦可說唯水等無名地等界故彼所說非破冷觸是造色因又冷能為覺生緣故如火界等非

即煖無應有色聚全無有火有非有俱不應  
理故諸色聚中既必有火是則冷觸應畢竟  
無故知離火別有冷觸又諸冷觸其體實有  
相狀分明現可覺故猶如煖等又契經中如  
煖說故體必應有故契經言我於冷煖皆能  
堪忍若於亦時冷煖調適即能成熟取證成  
就非於亦時極冷極煖若極冷煖不能修業  
故冷造色實有義成又上座言飢渴二種非  
所造色希求性故理亦不然此二於因說果  
名故由觸差別逼切其身生食飲欲是飲渴  
因故名飢渴如說輕安謂身輕性輕安果故  
說名輕安若亦此因應煖為性由火界煖能

孰能消便能發生食飲欲故此言非理食飲  
二欲應是造色火爲因故又非火界是二欲  
因應一切時生二欲故現見二欲非恒時有  
豈不自宗欲因造觸所依大種雖恒非無而  
此造觸體非常有此例不然欲因造觸待風  
火界增強生故若謂二欲亦應尔者理亦不  
然如前已說二欲應是造色性故若謂如因  
所觸大種發生身識而非身識是造色性欲  
亦應然此不相似識不要因大種增盛方得  
生起欲即不然因增生故由彼身識不因大  
種或等或增差別生起但隨所依不由差別  
身觸爲緣而得生起二欲不然如所造色要

因大種增盛而生既隨大種差別而生何緣  
所遮令非造色風火若盛二欲便增風火若  
微二欲便減既隨大種增微不同二欲何緣  
非造色性若言二欲雖因大種而不依彼故  
非造色謂欲依心不依大種故不應難令成  
造色若尔此欲應不要因大種增盛方得生  
起不見不依大種身識隨諸大種差別而生  
唯見身識大種為緣若等若增但觸便起二  
欲若尔應一切時不待增盛有因便起則前  
所說應一切時生二欲難堅任難遣又風火  
界有時雖增而不現起食飲二欲故知二欲  
因現不生彼因尔時何緣不起由所依身有



過患故或為餘緣所障礙故豈不即由此故  
二欲不生何須復別計有欲因造觸此不應  
然欲與身識俱時起故雖有障礙而識得生  
欲不得生此有何理心所法生必定繫屬依  
緣識合彼三具有又彼希求大法地攝故與  
一切心品俱生生欲勝因尔時具有而不生  
者必為所餘生緣闕故所餘緣者謂所造觸  
故離大種實有飢渴造色為性又不應言造  
觸生障即障心心所勿心等生障即障造觸  
無異因故且止廣諍必應信有飢渴二體造  
觸為性今應思擇若諸大種色聚中增為體  
為用何緣復勸如是思擇為欲蠲除不實過

故經主自論有處說言此是彼宗所有過失  
彼宗謂彼毗婆沙師言諸聚中一切大種體  
雖等有而或有聚作用偏增如心心所又如  
所覺團中鹽味未審此中經主意趣定謂誰  
是毗婆沙師若謂善釋阿毗達磨諸大論師  
彼無此說彼說大種由體故增石水焰風諸  
色聚內堅濕煖動體相偏增一一聚中各了  
一故若諸聚內大種體均不應此中各唯了  
一又隨世想立地等名應全無因空有言說  
以諸色聚形顯皆同若執堅等體均無異因  
何得生地等別想若謂因用理必不然用與  
自體無差別故用若是實即體增成實即體

故用若非實亦體增成不異體故無非實用  
異體有增由此即釋彼心心所團中鹽喻謂  
鹽受等用即體故即體用增揔說如是然有  
差別謂諸大種有對礙故可積集故方處差  
別分明可了受等無對不可積集但由用別  
了增微異是故大種體可積集就體說增心  
心所法就用差別說增微異豈不色法亦見  
用增如酢和水良藥和毒鹽和水等雖兩數  
同而用者有異如何言色就體說增此不相  
違以酢與水觸微雖等而味不同醋味微多  
水味微少故醋味勝還由體增於諸聚中有  
味等物體增強故謂是用增良藥毒等緣起

理門有差別故體類如是由此雖少而能伏  
多非異體類有別用生故執用增是爲邪計  
或如類別品別亦介故唯心等就用說增就  
體說增謂諸色法譬如依多依一成故又諸  
大種就體說增現可得故教故理故謂大種  
增即體可得非用非業有集礙故教者謂如  
種喻經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應不聚集無  
能攝故如是一一廣說如經此經意言非有  
色聚全無水界若全無者應不和合然有不  
能攝餘色聚令和合者以其少故自餘諸界  
准釋應知理謂大種若但用增非體聚積而  
說增者應有大種或所造色一極微上亦有

用增如於受等一法體上有時用增獨能為境何緣極微一一別住不能為境生五識身又諸極微用增強者其相麤著應非極微故諸色法由可積聚體有對礙就體說增諸無色法不可積聚體無對礙就用說增此義既成不可傾動而經主說毗婆沙師言諸聚中一切大種體雖等有而或有聚用偏增者此未識宗故作是說又今應說堅等何因是色所依非餘色等以此徧滿一切處故謂諸聚中地等四相皆徧具有色等不然由此地等三義成立一所依義二能生義三廣大義又是色等所隨逐故現見世間瓶盆等物由人

成熟便有色等轉變可得扣擊彈撫有差別  
故聲轉變生餘色等中無如是事是故堅等  
色等所隨是色所依非餘色等又能損壞餘  
色物故色等依他無能壞用若不久觀雪等  
盛色根不應壞不亦彼色所依能壞根所依  
故以於闇中覺彼生苦故知唯壞大種非根  
若壞於根不應覺彼發生身識又色不能損  
壞大種非所觸故是故大種獨能損壞餘色  
物故是色所依非餘色等有說堅等所觸性  
故能為所依此說非理冷等應成大種性故  
然冷等觸非徧滿故不成大種豈不煖中無  
有冷觸於冷觸中亦無有煖煖應如冷亦非

大種此難不然冷有煖故由被冷覆而不可  
知若介冷觸應同煖徧不介冷用煖中無故  
以於冷中煖用可得非於煖中冷用可得冷  
同煖徧此難應止煖用者何謂能成熟豈不  
見冷亦能成熟如有煖故物不爛壞不爛壞  
因名能成熟冷亦如是應與煖同此亦不然  
水風界盛暫時凝結此中成熟即煖用故是  
故不應說言堅等所觸性故能爲所依冷等  
應成大種性故然彼冷觸水風界增四大果  
故是所造色又彼冷觸持攝熟長四決定用  
不可得故體非大種豈不由冷雪等凝結有  
勝用耶此言非理水風界盛如造冷觸生彼

果故亦由煖故甘蔗汁等凝結可得若言冷  
是大種果者冷煖相違不應和合如何從煖  
生於冷耶如堅與濕同一事故互不相違水  
火亦然既同一事理無相反如以冷水澆灌  
石灰從冷生熱此亦應尔以諸大種同一事  
故雖性相違而恒和合冷是水風近所生果  
地界與彼都不相違火性雖違而不為損同  
一果故何妨和合又若見彼諸界增故於諸  
聚中立異大種即彼諸界是能生長諸造色  
因名爲大種非冷增故於諸聚中立異大種  
故非大種然煖增故於諸聚中異大想滅異  
大想生冷即不尔是故冷煖能依所依二性



差別豈不現見由冷增故水界凝結世間於此亦立種種冰雪雹名此難如前水風界盛如造冷觸生彼果釋或冰雪雹即水異名非草木等異名種火故彼所難理定不齊是故冷觸唯所造性由斯觸界有二義成餘九色界唯是所造謂五色根色聲香味法界一分亦唯所造此復云何謂無表業依大種生故名所造然聲爲顯定無一界唯大種性餘七心界法界一分除無表色俱非二種義准已成譬喻論師作如是說諸所造色非異大種所以者何契經說故如說云何名內地界謂於眼肉團中若內各別堅性堅類隣近執受

乃至廣說若異大種別有諸根不應於根說  
大種性又餘經說苾芻當知諸有士夫皆即  
六界既定說六爲假有情所依實事故知眼  
等色等造色非異大種若所造色異諸大種  
有何意趣此經不說彼言非理不了契經深  
意趣故前所引經順世名想故作是說謂諸  
世間眼肉團中起眼名想此眼名想依眼所  
依大種等趣眼肉團者摠說一切不離眼根  
大種所造若不介者此經唯應說謂於眼肉  
各別等堅性等言已遮慧眼應不須說肉團  
中言又於眼言是因第七肉團中言是依第  
七由此表知摠攝一切因眼所起不離眼根

大種所造是因於眼所起肉團其中所有內  
各別等名內地界此則顯示眼等生因依因  
等地由此重說二第七言揔攝一切眼及肉  
團所依大種後所引經唯說六界不言餘者  
有別意趣謂續生時眼等無故雖於此位亦  
有身根而猶未能覺冷等觸若法有體未起  
作用不應立有用品中又唯六界是諸有  
情有有用本事從續生心至命終心常有用作  
任滅定者識有何用彼過去識能作未來等  
無間緣由此當果決定現起是彼識用若介  
身根亦應有用同類因用未嘗無故此難不  
然非定成就與定成就有差別故謂有身根

雖不成就而有與果同類因用定無彼識體  
不成就作當果等無間緣故識與身義非  
均等又身根用非同類因為識生依是身根  
用入滅定者決定當出後識生依是前識用  
故唯六界是諸有情有用本事理極成立或  
舉空界表諸造色故引此經非遮所造空實  
實有是所造色前已成故又執造色不異  
種則應色等皆同一相謂堅等相若余眼等  
五根所行應無差別是則違經所說眼等所  
行各異如何所執色等境界皆同一相謂堅  
等相然非一切境一切根所行此不能令智  
者心喜若言如說色等五境雖同一相謂造

色根而無此失。如是大種與所造色。雖同一相。謂堅等相而無失者。此亦不然。非許造色性有別法體故。又眼等根於色等境取定別。相非定。揔故。所以者何。此宗不許所造色性如堅等相有別法體故。不可謂如說色等雖同所造一法自性而眼根等境別義成。如色等雖同堅等一法自相而眼等根境別義立。又眼等根於色等境取定別。相非定。揔相。勿眼等根與色等境揔相同故。亦是眼等五根所取成大過失。又受等法與色等境亦同一相。所謂行相受等亦應眼等所取。是故決定應許色等有不相種類差別。由此眼等

雖一一根能取多相而無五根境雜亂失種  
類別故若謂如彼眼等五根雖同一相謂澄  
淨相而能各各別取境界如是色等雖同一  
相謂堅等相而是眼等各別所行此亦不然  
餘法亦有澄淨相故若澄淨相是眼等根差  
別相者是則不應許所餘法亦有此相然澄  
淨相亦許信有是故澄淨於眼等根非差別  
相然堅濕等是差別相若執色等此相皆同  
而言眼根唯取色處非觸處者無別因證或  
復眼等雖淨相同而功能異故別取境功能  
異者由因別故眼等雖同四大種果而諸大  
種增減不同因既不同果功能異由斯取境

差別義成又不應言色等差別亦由大種增減不同若介極微有不成過故汝此救理定不然又彼具壽云何安立境有境異謂若有人自觸身分既執身觸皆同一相一刹那中手無差別立誰爲境誰爲有境若有差別性別義成謂堅等相所觸名境與此相違身名有境許身觸性有差別故若無差別則無安立境有境異便違理教若言如意雖同一相而一刹那立境有境不相違者理亦不然意雖爲境而一切時立爲有境故無斯過然身根境堅等大種未嘗有時立爲有境故彼例救理極不齊許身根境堅等大種亦是有境

復有何失如意唯應立爲一處是則應無法  
定安立此爲身處此爲觸處應說此中有何  
定理判此唯境此唯有境故彼所宗雜亂難  
辨又若色等即諸大種彼說一一青色極微  
即四大種或唯是一二俱有過然色處等雖  
色名同而有青雄香甘冷等性相差別由此  
五境展轉不同眼等五根無共境過若諸大  
種性相各別與青極微體無異者豈不一故  
四性不成若青極微唯一大種即四大種應  
乎相離一聚唯有一大種故是則違害種喻  
等經不應別異性相大種成無差別一青色  
聚若言隨一增故亦者應說何界增故爲青



若謂地界陂池河海應無青色若謂水界玉  
青石等應不極青若謂火界世間盛火不應  
極赤若謂風界風中不應色不可得若說青  
色異諸大種實有一體隨一界增多四大種  
各生青色合成一聚於理無違故異大種有  
所造色復有至教分明證成如契經言諸所  
有色皆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攝故復有何  
理知所造言異諸大種別有所目然契經說  
有諸愚夫由六觸處諸所觸對覺樂覺苦或  
有隨一由彼所造不可由斯所造言故別有  
第七觸處可得此非定證有於異體亦說如  
是所造言故如告具壽阿難隨言所造我見

誰之所造謂色所造乃至廣說若見餘處有  
所造言無別所目謂此亦亦應有身見以色  
為體便有乖違自所宗過又不應以餘所造  
言所目法體或異不異便疑此經說大種所  
造言有餘契經定證異故如契經說苾芻當  
知眼謂內處四大種所造淨色有色無見有  
對乃至身處廣說亦亦苾芻當知色謂外處  
四大種所造有色有見有對聲謂外處四大  
種所造有色無見有對香味二處廣說亦亦  
觸謂外處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有色無  
見有對此中分明顯諸大種唯是觸處一分  
所攝餘有色處皆非大種故定知此及所造

言如我見經所造我見別有所目定非如彼  
六觸處經隨一所造無別所目是故九色法  
界一分異四大種所造義成如是已說大種  
性等十八界中五根五境十有色界是可積  
聚以是極微體可聚故義准餘八非可積集  
體非極微不可聚故如是已說可積集等十  
八界中幾能斫幾所斫幾能燒幾所燒幾能  
稱幾所稱如是六問今應摠答頌曰  
謂唯外四界 能斫及所斫 亦所燒能稱  
能燒所稱諍  
論曰色香味觸成斧薪等此即名爲能斫所  
斫唯者定義意顯斫等決定是外四界非餘

及言爲顯能斫所斫俱通四界豈不有。利  
那性故都無能斫所斫義耶理雖如是而諸  
色聚相逼續生異緣分隔令各續起是故非  
無能斫所斫此所斫義身根等無非諸色根  
異緣分隔可令成二各相續起支分離身則  
無根故又身根等亦非能斫淨妙相故如珠  
寶光此等義言唯言所顯如能斫所斫體唯  
外四界所燒能稱其體亦亦謂唯外四界名  
所燒能稱身等色根淨妙相故亦非二事如  
珠寶光聲非色等相續俱轉有間斷故六義  
皆無能燒所稱有異諍論謂或有說能燒所  
稱體亦如前唯外四界或復有說唯有火界

可名能燒所稱唯重如是已說能所斫等十  
八界中幾異熟生幾所長養幾等流性幾有  
實事幾一刹那如是五問今應摠答頌曰  
內五有熟養 聲無異熟生 八無礙等流  
亦異熟生性 餘三實唯法 刹那唯後三  
論曰內五謂眼耳鼻舌身有異熟生及所長  
養遮等流性是故不說豈不前生眼等五界  
應言與後生及未生眼等諸根爲因決定如  
是眼等應有等流同類因生等流果故何緣  
乃說遮等流性不說眼等全無等流但即長  
養異熟生性無別等流故應遮止如異長養  
有異熟生異異熟生有所長養非異此二有

別等流爲辯異門廢摠論別離因而熟故名  
異熟異熟體生名異熟生或是異熟因所生  
故名異熟生略去中言故作是說譬如牛車  
或所造業至得果時變而能熟故名異熟果  
從彼生名異熟生或於因上假立果名如於  
果上假立因名如契經說今六觸處應知即  
是昔所造業飲食資助眠睡等持勝緣所益  
名所長養飲食等緣於異熟體唯能攝護不  
能增益別有增益名所長養應知此中長養  
相續常能護持異熟相續猶如外郭防援內  
城無異熟生離所長養有所長養離異熟生  
如修所得天眼天耳旣說聲界無異熟生義

准非無等流長養何緣聲界非異熟生數數  
間斷復還生故異熟生色無如是事非隨欲樂  
異熟果生聲隨欲生故非異熟豈不如彼施  
設論言善修遠離麁惡語故感得大士梵音  
聲相雖由業感而非異熟以聲起在第三傳  
故謂從彼業生諸大種從諸大種緣擊發聲  
若尔身受因業所生大種發故應非異熟此  
難不然非諸身受皆因大種及因業生大種  
所發亦非一切皆是異熟然諸身受亦因非  
業所生大種及非大種而得生故謂身受起  
要假身觸身識等緣由此亦緣外大種起非  
要待業所感大生於理無違故通異熟若執

聲界是異熟生如是聲界唯因大種唯因異  
熟大種而生不離如前所說過失若說聲界  
非異熟生如是聲界唯因大種通因異熟及  
非異熟大種而起於理無違亦無如前所說  
過失故應如是分別聲界非諸身受唯因大  
種是異熟者非唯異熟大種爲因又不同彼  
有違理失是故所例理極不齊有餘師說聲  
非異熟如何異熟大種所生故應許聲屬第  
四傳或第五傳故非異熟謂從業生異熟大  
種從此傳生長養大種此復傳生等流大種  
長養大種發長養聲等流大種發等流聲此  
說非理豈不如從無記大種發善惡聲從有



執受發無執受從身境界發耳境界如是若從  
異熟大種發非異熟有何相違是故彼說定爲  
非理八無礙者七心法界此有等流異熟生性  
若非異熟同類徧行因所生者名等流性若異  
熟因所生起者名異熟生豈不此中亦有長養  
謂先因力引後果生亦今功能轉明盛故契經  
亦言諸無色法增長廣大應有長養雖有此言  
而非長養即說等流增長廣大若先因力引後  
果生令其功能轉明盛者此亦即依等流性說  
同類徧行因所生故諸有礙法極微所成同時  
積集可名長養諸無礙法非極微故無積集義  
不名長養軌範諸師咸作是說餘謂餘四色香

味觸皆通三種謂異熟生亦所長養及等流性  
實唯法者實謂無爲以堅實故此法界攝故唯  
法界獨名有實意法意識名爲後三於六三中  
最後說故唯此三界有一刹那謂初無漏苦法  
忍品非等流故名一刹那此說正現行亦非等  
流者餘有爲法無非等流唯初無漏五蘊刹  
那無同類因而得生起餘有爲法無如是事  
等無間緣勢力強故前因雖闕而此得生等  
無間緣勢力強者與初聖道品類同故無量  
善法所長養故與初聖道性相等故爲此廣  
修諸加行故苦法忍相應心名意識界  
餘俱起法名爲法界復有餘師此中異說謂

一切法皆有實事有實相故除無為法皆一  
刹那速謝滅故除初無漏心及助伴餘有為  
法皆是等流十色少分是所長養十七少分  
是異熟生由此眼等五內色根各有二種謂  
所長養及異熟生雖有餘三而無別性義雜  
亂故所以不說餘皆唯此聲界有二五識亦  
然意意識三色等亦尔法界有四除所長養  
上座此中依十二處立一切種皆異熟生非  
異熟生為所長養如所纏裹周而護持又一  
身中眼等應有二種類故不見別有二所作  
故無別長養又彼聲處應異熟生以許彼因  
是異熟故又異熟者因頓引發任運隨轉不

須數數重起加行方得生起又於眼等此事  
應同若言聲處若是異熟處無心位應恒行  
者意等云何若言意等有相續者此亦不然  
非異熟生所間絕故彼上座宗略述如是而  
彼所說理皆不然且十二處非一切種皆異  
熟生善染污等異熟生性不成立故若善染  
污是異熟生已斷善根及阿羅漢如異熟意  
應得現行差別因緣不可得故又無漏法是  
異熟生不應理故又十二處攝一切法若立  
一切皆異熟生則應非情亦是異熟若是異  
熟與理相違上座所宗不可依據如憑巨石  
難以浮深若立異熟生通一切種非一切種

唯是異熟生除異熟生應說別相便與對法  
義有相背對法諸師亦無定立一處一界唯  
異熟生隨其所應非異熟者立長養等諸門  
差別又彼所說非異熟生爲所長養如所纏  
裹同而護持者此非宗所許但許身中有所  
長養異熟生色長養相續常能護持異熟相  
續令不間斷豈不一切皆唯異熟勢力所引  
隨力勝劣故有相續或有間斷此非佛教說  
一切果皆宿因造同外道故無同彼失亦許  
現在衆緣功能助引生故若尔不應說彼一  
切皆唯異熟勢力所引又異熟力一業所引  
不應或時有勝有劣不應計度一業力勢或

時增勝或時微劣異熟勢力隨業所引不應  
或時有勝有劣又於憂喜勇怯等位種種色  
相差別而生此不可爲異熟生性以非相似  
相續轉故此色與心俱起俱滅依心轉故名  
所長養又現見身增減可得異熟不應隨緣  
增減若遇現緣而增益者此所增益非業所  
生現緣生故定非異熟若雖有業勢力所隨  
由闕資緣而損減者此所損減非業所生亦  
非異熟由此道理應決定知若有增減則非  
異熟若是異熟則無增減由有此二知所長  
養離異熟體別有義成亦不應言異熟生色  
離極微增而有增益離極微減而有損減彼

極微聚繫屬現緣暫時體生還即滅故用增  
非體理相違故極微用增過如前說若執一  
切唯異熟生即一切果皆宿因造便同宿作  
外道論失又言一身眼等應有二種類者此  
無所妨事聚種類二差別故謂異熟生與所  
長養事種類別因有異故由此眼等無別等  
流離前二因無別因故依聚種類說一無失  
二事成一聚種類故又言不見二所作者應  
見爲依發生眼識及相應法是二所作不應  
唯說異熟生眼爲識生依非所長養勿彼天  
眼不能爲依發生眼識成過失故異熟生眼  
離所長養不能爲依發生眼識故生一識是

二功能又彼應說許一身中有二眼等揔別  
生識此於法性有何傷損但應勿如彼許二  
共一根彼違聖言謬顯法性尚無愧怯况此  
順理正顯聖言而懷慙怖故定應許一揔身  
中眼等五根各二種類揔別生識於理無違  
又言聲處應異熟生以許彼因是異熟者理  
極麤淺則聲處所因異熟大種應非異熟生  
成過失故由是不應定執此義從異熟生者  
皆名異熟生若如是說復有何過聲處唯應  
非染觸攝由彼所因性類亦故又聲不應是  
所造色彼因大種非所造故又因染等所依  
所緣發生意識如是意識應唯染等成過失



故又一意識一時應成善染等過彼所依緣  
一時容有善染等故由此等過不應執聲異  
熟生故成異熟生是故應知初釋爲善又言  
異熟因頓引發任運隨轉不須數數重起加  
行方得生者此不能立聲是異熟生性由此  
反能立聲非異熟生若執聲爲異熟生性一  
起斷已應不更生由異熟生一起斷已無加  
行因能重起故我等皆許業感異熟不由重  
起加行方生汝等何緣重述斯旨計彼所說  
無片證聲異熟生用只應爲滿已論文數致  
此浮詞又彼所執別有隨界便爲無用於業  
所引異熟轉中彼無用故旣許業因頓引異

熟不須數數加行重發何須別執此隨界爲  
或應許此引業無用又我意說聲數間斷隨  
欲重生異熟生色無如是事汝今何故言於  
眼等此事應同豈異熟色斷已重起又我難  
意聲既是色與異熟色起法不同應非異熟  
何預意等而汝歎責意等去何汝自許聲所  
因大種是異熟故聲異熟生若許意等亦如  
是者從非異熟所生意等則應一向非異熟  
生若從異熟所生意等亦應一向是異熟生  
既不許然如何例責又色非色法有異故異  
熟相續亦應不同非不生盲異熟生眼起已  
斷壞終不重生即今意等異熟生法相續間

絕亦不重起。又異熟心爲非異熟間復異熟生時即非異熟能爲彼生因復能斷彼類非聲生因即令聲斷是故異熟色與意等相續各異不應爲例以要言之彼於此論異熟長養等流義言都不解了致斯紛競故應且止。鑒者當知如是已說異熟生等今應思擇若有眼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亦眼識耶若眼識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亦眼界耶如是等問今應略答頌曰

眼與眼識界

獨俱得非等

論曰獨得者謂或有眼界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非眼識謂生欲界漸得眼根及無色殑生

二三四靜慮地時或有眼識先不成就今得  
成就非眼界謂生二三四靜慮地眼識現起  
及從彼歿生下地時俱得者謂或有二界先  
不成就今得成就謂無色歿生於欲界及梵  
世時非者俱非謂除前相等者攝餘所未說  
義此復云何謂若成就眼界亦眼識界耶應  
作四句第一句者謂生二三四靜慮地眼識  
不起第二句者謂生欲界未得眼根或得已  
失第三句者謂生欲界得眼不失及生梵世  
若生二三四靜慮地眼識現起第四句者謂  
除前相如是眼界與色界眼識與色界得及  
成就如理應思由斯理路例應思擇後五種

三得與成就并手相望及捨不成如毗婆沙

廣文示現恐詞繁雜故今不述

逐

匱乏

上求位反

蠲除

上俱反

扣擊

上音苦候反

又

澆灌

古上

堯反

下

陂池

上音卑

斧

音甫

防援

下音院

軌範

犯下音

欵

許勿反

軌範

水上

反

俱

古上

